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言入空谷

路斯 1897—1900 年文集

〔奥地利〕 阿道夫·路斯 著

范路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ATION

Library of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Theory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言入空谷

路斯 1897—1900 年文集

〔奥地利〕阿道夫·路斯 著

范路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言入空谷: 路斯1897—1900年文集 / (奥) 路斯著; 范路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12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ISBN 978-7-112-17211-5

I. ①言… II. ①路…②范… III. ①建筑学—文集 IV. ①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196027号

INS LEERE GESPROCHEN 1897—1900

Copyright © 1921 by The Georges cré & ci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contact all the copyright holders of material included in the book. If any material has been included without permission, the publishers offer their apologies. We would welcome correspondence from those individuals/companies whom we have been unable to trace and will be happy to make acknowledgement in any future edition of the book.

丛书策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吴良镛 王贵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张惠珍 董苏华

责任编辑: 董苏华 戚琳琳
责任设计: 陈旭 付金红
责任校对: 李欣慰 姜小莲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言入空谷: 路斯 1897—1900 年文集

[奥地利] 阿道夫·路斯 著
范路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9½ 字数: 334千字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0.00元

ISBN 978-7-112-17211-5

(2585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中文版总序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系列丛书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诸位译者的努力，终于开始陆续问世了，这应该是建筑界的一件盛事，我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建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建筑理论发展的起始时间也是久远的，一般认为，最早的建筑理论著作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自维特鲁威始，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近代、现代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实际上是一个由最初的“西风东渐”，到逐渐地与主流的西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相交汇、相合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地学习、整理、提炼我们中国自己传统建筑的历史与思想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去学习与了解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史，以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从维特鲁威算起，西方建筑走过了2000年，西方建筑理论的文本著述也经历了2000年。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500年，既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建筑理论著述十分活跃的时期。从15世纪至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理论著作，这其中既包括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建筑理论的奠基者，如阿尔伯蒂、菲拉雷特、帕拉第奥，也包括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重要建筑理论家和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些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意大利的塞利奥；法国的洛吉耶、布隆代尔、佩罗、维奥莱-勒-迪克；德国的森佩尔、申克尔；英国的沃顿、普金、拉斯金，以及20世纪初的路斯、沙利文、赖特、勒·柯布西耶等。可以说，西方建筑的历史就是伴随着这些建筑理论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论著，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在中国，这些西方著名建筑理论家的著述，虽然在有关西方建

筑史的一般性著作中偶有提及，但却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的建筑师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与学生们，若希望了解那些在建筑史的阅读中时常会遇到的理论学者的著作及其理论，大约只能求助于外文文本。而外文阅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胜任的。何况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原典性历史文本，是这门学科发展历史上的精髓所在。所以，一些具有较高理论层位的经典学科，对于自己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不论其原来是什么语种的文本，都是一定要译成中文，以作为中国学界在这一学科领域的背景知识与理论基础的。比如，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哲学，或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史上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几乎都有系统的中文译本。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学科史上的重要理论文本的引进与译介。相比较起来，建筑学科的经典性历史文本，特别是建筑理论史上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述，至今还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中文译本，这对于中国建筑教育界、建筑理论界与建筑创作界，无疑是一件憾事。

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特别谈到了建筑创作要“回归基本原理”（Back to the basic）的概念，这是一位西方当代建筑理论学者的观点。对于这一观点我是持赞成态度的。那么，什么是建筑的基本原理？怎样才能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原理？如何将这些基本原理应用或贯穿于我们当前的建筑思维或建筑创作之中呢？要了解并做到这一点，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可能途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系统地阅读西方建筑史上一些著名建筑理论学者与建筑师的理论原著。从这些奠基性和经典性的理论著述中，结合其所处时代的建筑发展历史背景，去理解建筑的本义，建筑创作的原则，

建筑理论争辩的要点等等，从而深化我们自己对于当代建筑的深入思考。正是为了满足中国建筑教育、建筑历史与理论，以及建筑创作领域对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本的这一基本需求，我们才特别精选了这一套书籍，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为主体，进行了系统的翻译研究工作。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翻译。因为这些重要理论典籍离我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十分遥远，尤其是普通读者，对于这些理论著作中所涉及的许多西方历史与文化上的背景性知识知之不多，这就需要我们的译者，在准确、清晰的文字翻译工作之外，还要格外地花大气力，对于文本中出现的每一位历史人物、历史地点及历史建筑等相关的背景性知识逐一地进行追索，并尽可能地为这些人名、地名与事件加以注释，以方便读者的阅读。这就是我们这套书除了原有的英文版尾注之外，还需要大量由中译者添加的脚注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深度与阅读上的知识关联度。相信面对这套书，无论是一位希望加强自己理论素养的建筑师，或建筑学子，还是一位希望在西方历史与文化方面寻求学术营养的普通读者，都会产生极其浓厚的阅读兴趣。

中国建筑的发展经历了30年的建设高潮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造力，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蓬勃勃的建设景观。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宏伟的建造场景，既令我们兴奋不已，也常常使我们惴惴不安。一方面是新的城市与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每日每时地破土而出，另外一个方面，却也令我们看到了建设过程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土地无节制的侵夺，城市、建筑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大量平庸甚至丑陋建筑的不断冒

出，建筑耗能问题的日益尖锐，如此等等。

与建筑师关联比较密切的是建筑创作问题，就建筑创作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投资人与建筑师满足于对既有建筑作品的模仿与重复，按照建筑画册的样式去要求或限定建筑师的创作。这样做的结果是，街头到处充斥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建筑形象，更有甚者，不惜花费重金去直接模仿欧美 19 世纪折中主义的所谓“欧陆风”式的建筑式样。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一些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上缺乏创新，尤其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文化充分认知与思考基础上的创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这个大规模建造的时代，我们的建筑师在建筑文化的创造上，反而显得有点贫乏与无奈的矛盾。说到底，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我们的许多建筑师，缺乏足够的理论素养。

当然，建筑理论并不是某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公式，也不是一个可以包治百病的万能剂，建筑创作并不直接地依赖某位建筑理论家的任何理论学说。何况，这里所译介的理论著述，都是西方建筑发展史中既有的历史文本，其中也鲜有任何直接针对我们现实创作问题的理论阐释。因此，对于这些理论经典的阅读，就如同对于哲学史、艺术史上经典著作的阅读一样，是一个历史思想的重温过程，是一个理论营养的汲取过程，也是一个在阅读中对现实可能遇到的问题加以深入思考的过程。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的道理所在吧。

中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开卷有益”，也有一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的资讯发达了，人们每日面对的文本信息与电子信息，已呈爆炸的趋势。因而，阅读就要有所选择。作为一位建筑工

作者，无论是从事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或是从事建筑历史、建筑创作的人士，大约都在“建筑学”这样一个学科范畴之下，对于自己专业发展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文本，在杂乱纷繁的现实生活与工作之余，挤出一点时间加以细细地研读，在阅读的愉悦中，回味一下自己走过的建筑之路，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吴良鏞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阿道夫·路斯及其现代建筑宣言

范路

在现代建筑运动中，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人们对他的态度总是矛盾的。他既不同于保守派，也同当时著名的维也纳分离派和德意志制造联盟观点相左。他于1908年发表的著名文章《装饰与罪恶》被先锋派广为引用，成为现代建筑的宣言之一。而路斯的其他一些基本观念，如饰面原则、推崇古典主义等却与主流现代主义建筑观念不同。威尼斯学派的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将路斯看作“非先锋的现代古典主义者”；^①而英国建筑历史学家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认为路斯在现代建筑历史中是一个含混、矛盾，甚至谜一般的人物。一般来说，路斯往往被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从19世纪末的分离派向20世纪初先锋现代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

随着近期西方学术界的大量的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路斯理论和创作的深刻性。在当时文化危机中的欧洲，路斯不仅是一个积极革新的建筑师和理论家，他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批评家。他对当时社会文化的认识应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人在同一个层面。路斯复杂、矛盾的建筑理论和创作如果从他文化批判的视野来解读则要清晰、合理得多。同时，随着现代主义危机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人们逐渐发现以往现代主义建筑历史中线性发展观的局限性。而路斯独特的文化批判和建筑策略为人们提供了建筑现代性认识的新视野。所以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把路斯看作自己的思想来源之一。

路斯的所有文章中，《装饰与罪恶》是激进且最著名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西方早期的研究和我国的建筑界都仅把该文看作一个激进的纯粹主义宣言和在现代建筑中消除装饰的开端，该文也成为路斯的代名词。然而，路斯真是简单地认为装饰就是罪恶？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常常在室内设计和公共建筑立面上使用装饰？因此，本篇围绕《装饰与罪恶》展开讨论。

首先，本篇通过生平简介，揭示了路斯作为建筑师、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的多重身份，

^① 参见塔夫里《现代建筑》第7章。曼弗雷多·塔夫里等，现代建筑[M]。刘先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第90~105页。

及其独特而深刻的文化批判视野。以此为背景,本篇分析了《装饰与罪恶》一文的产生过程、文化背景、思想来源、误读原委,以及深层内容。最后,本篇还讨论了路斯与之相关的三个建筑策略——反总体艺术、饰面原则和体积规划。

多重身份和文化批判视野

成长历程

阿道夫·路斯(Adolf Franz Karl Viktor Maria Loos),1870年12月10日生于当时奥匈帝国的摩尔达维亚的布尔诺市。^①他的父亲曾经学习过园艺和雕塑,是一个雕塑师和石匠。然而在1879年——路斯9岁时,他就去世了。路斯12岁时,他的听力出现了问题,而且此后每况愈下,直到临终前完全失聪。

路斯于1884年进入布尔诺的高中进行学习,但由于没能通过二月份的考试而很快离开。然后他进入一所手工艺学校,成为一个技师。后来,他为了参与一个建造技术的项目而很快离开,并于1889年在布尔诺完成了另一个机械建设项目。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学习建筑。同年,他进入德国德累斯顿的高级技术学校学习了两个学期。在完成兵役后,他到维也纳的美术学院(Academy of Beaux Arts)学习。最后,他于1892年回到德累斯顿,试图完成3年前开始的学业,然而未能如愿。路斯的学习成绩普普通通。然而他在手工艺学校当学徒的经历却使他与学院派建筑师极为不同。他能够和手工艺者和泥瓦匠交流,并能了解和评价他们传统手工艺的价值。

当时的欧洲建筑师在完成学业后一般都会去希腊和意大利进行游历。除了去南欧,路斯还游历了美国,成为最早去美洲新大陆考察的欧洲建筑师之一。1893年,他不顾家庭的反对,去参观了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路斯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过得相当贫穷,他干过各种与建筑设计不相干的工作,如砖瓦匠、理发师助手,他甚至还在厨房打过杂。然而这次美洲之旅却对路斯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当时日趋衰落的奥匈帝国,路斯对限制和保守的气氛感到压抑,而他发现只有在新大陆——美国,才能获得理想和自由,才有可能实现一切。当时,年轻的路斯对美国的摩天楼、公共建筑和充满活力的社会记忆深刻。他发现了一种源自希腊的工程师的古典精神,一种将日常用品的实用性和美学相结合的精神。尽管他没有遇到阿德勒和沙利文,但芝加哥学派已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那时起,美国当时强调实用、创新的精神和希腊复兴中体现的古典精神共同存在于路斯的记忆中,并贯穿其一生的探索。^②

① 布尔诺市在原捷克共和国境内,距维也纳100公里。

② 路斯在后来的服装设计、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中,都十分推崇美国和英国的风格。

作为教育家

上述的学习、成长经历使得路斯非常重视在实地考察和具体实践中了解、把握建筑。所以路斯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他喜欢在具体的环境中理解建筑的历史。他旅居过欧洲许多城市。在这个层面上，他属于整个欧洲而并非仅仅是奥地利。而在建筑师社会角色这个问题上，路斯认为建筑师根本不是阿尔伯蒂（Alberti）式的创造者，而应该是“一个学习过拉丁文的泥瓦匠”。他推崇帕拉第奥（Palladio）和维特鲁威（Vitruvius），并把《建筑十书》看作他的圣经。他曾为自己拥有该书的意大利文第一版而感到非常骄傲。

这种重视现场和实践的特点还体现在路斯后来的建筑教育中。1912年，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的情况下，路斯开办了自己建筑学校。他的教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古典色彩很浓的对过去风格的学习；而另一部分是通过过去寻找新的风格。路斯认为在19世纪的欧洲，人们放弃了传统，而他则试图使之复兴。因为在路斯眼里，现在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就像过去是建立在它的过去一样。路斯常常在现场进行教学。他在维也纳的中心区——那些有大量历史建筑可供引用的地方，开设讨论课。此外，他的课程计划还包括每年一次去希腊和意大利的长途旅行，好让学生在实地感受那些古典主义的伟大作品。这项计划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然而于1919年在路斯事务所内得到恢复。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如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辛德勒（Rudolf Schindler）等都参加了路斯的学校并深受其影响。

维也纳的文化批评家

1896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路斯为维也纳媒体撰写了大量观点尖锐的批评文章，并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文章内容广泛，从服饰到音乐，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章中，他批判霍夫曼（Josef Hoffmann）、奥尔布里奇（Joseph M. Olbrich）等分离派的建筑师，他还批判德意志制造联盟、保守伪善的维也纳资产阶级以及建筑师的地位优越。

路斯是当时维也纳知识分子圈子里的重要角色。他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画家科柯施卡（Oscar Kokoschka）、文学家克劳斯（Karl Kraus）以及音乐家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等人居住在同个城市，并由于友谊经常在咖啡馆里聚会，进行讨论和辩论。路斯大部分的文章和评论都是在这种讨论中形成。1903年，他出版了两期短命的杂志《另类》（Das Andere）（图1）。该杂志的副标题意味深长地叫做《一本把西方文明介绍奥地利的期刊》，而这几乎是由他一个人写成。他在其中讨论了他同时代人的日常生活，并且无情地批判了他们。作为维也纳大多数艺术活动的参与者，路斯坚定地支持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20世纪初的维也纳，学院主义、感观主义和新艺术运动已经明显衰落。而1918年奥匈帝国的突然瓦解加深了文化的危机。尽管各自独立且没有成立什么组织或发表什么宣言，路斯等文化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却是相似的。他们反对资产阶级虚假世故，反对

任意使用虚假错误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社会欺骗性本质的体现。他们开始寻找一种“真实性”，而他们的批判也融和了伦理和美学。

在路斯的那个时期，哲学和艺术中都充满了去除装饰的看法——一种对赤裸、冷峻的选择和对清醒、精确态度的偏好。而从1898年起，路斯强烈地反对分离派那种隐藏材料和滑稽地模仿古代的装饰做法，并声称这是现代建筑师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路斯相信一个为了掩盖其空洞和精神贫乏而充满欺骗的社会是悲惨的，而当时的维也纳就像一座贵族熔炉的“波坦金城”。



图1 《另类》杂志封面

资料来源：Janet Stewart, *Fashioning Vienna*.

建筑师生涯

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路斯除了写批评文章，还积极投身建筑实践。他一开始为维也纳工艺技术学校的结构教授兼建筑师梅勒德（Karl Mayreder）工作，但很快就自己开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主要项目是各种商店、咖啡馆以及公寓的室内设计和改造（文后64页、第80页）。即使在今后的大型建筑作品中，路斯依然延续着其早先风格的室内设计。然而他却从不将此看作一项建筑活动。他在1903年的《另类》杂志中写道：“室内设计和建筑无关，我做这项工作只是因为我知道该如何做。这和我在美国洗盘子没什么两样。”^①在室内设计中，路斯基本上将自己看作给陌生人作导游，指引他们通向文化。

尽管一开始只有很少的项目，但路斯却有着雄心并进行着不懈的探索，而他的这种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例如，他早期在日内瓦附近的卡玛别墅（Villa Karma, 1903—1906）和维也纳的斯坦纳住宅（Steiner House, 1910）迅速成为理性主义建筑的经典案例（文后第42页、第24页）；而他晚期在维也纳的莫勒住宅（1928）体现了不同于主流现代建筑的独特理性主义。

在路斯所有的建筑实践中，城市住宅设计无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对路斯而言，人们建造住宅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精神气质。在外部处理上，路斯使用简洁的几何形。平面和内部空间也是几何式的。路斯试图通过几何形体赋予使用者周围环境一种平和清晰的性格，而不像分离派那样让使用者处于所谓权威的侵略性天赋之下。他在内部根据人们性格、社会地位以及日常生活细节来进行设计。或者说，他更多地根据生活而非美学观念来进行住宅项目的设计。他对材料的处理充满热情；他寻求一种空间上的形式语言来表现功能。

^① Adolf Loos, excerpts from *Das Andere* (1903). In: *Malgré tout*, op. cit., p.172. 转引自 Panayotis Tournikiotis. *Adolf Loos* [M].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4. p.32.

路斯的客户多为爱好艺术的小康知识分子和富裕商人。他们与路斯在社会地位和艺术品位上比较接近，因此大部分都成为路斯的回头客。现在看来，当时那些大学教授、高层的管理者、重要的服装设计师和二流的投资者（最大的投资者，如银行家和工业厂主等，已经接受了分离派的观念）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地在资助路斯去孤独地冒险，去探求那个时代的建筑未来。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奥地利共和国的成立（1918年11月12日），路斯更多地参与到奥地利的文化政策当中。1919年，他和勋伯格、克劳斯等人撰写了《艺术部门的指导方针》，并亲自进行了修改。1920年，他被命名为维也纳住房局的首席建筑师，一个“红色维也纳”社会主义管理部门中的重要职位。1922年，他参加了芝加哥论坛（Chicago Tribune）塔的国际竞赛并提交了一个巨大的多立克柱子般的摩天楼方案（文后第20页）。然而，他的方案并没有被接受。同样在1922年，他参加了伦敦的田园城市大会。回到维也纳后，他和贝伦斯（Peter Behrens）、弗兰克（Joseph Frank）、霍夫曼等人参加了一个为700户工人设计住宅的项目。尽管他对现代工人住宅由衷地感兴趣，并设计了一些优秀的方案，但最终还是因为同管理机构有太多的观念不合而辞职。

晚年岁月

1923年，为了忘却在维也纳的沮丧经历，路斯应邀去了巴黎——一个早已深受路斯影响的城市。在那里，他遇到了许多建筑师和艺术家，包括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和查拉（Tristan Tzara）等。1925年，他参观了著名的“艺术与装饰运动展览会”（柯布在其中展示了他的新精神馆）。同年，路斯在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组织了一系列以“现代精神的人”为总体题目的四个会议。尽管路斯当时总处在巴黎的先锋群体里，但他还是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独特性。1928年，路斯离开巴黎回到了维也纳。

在巴黎其间，路斯设计一些项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只实现了两个：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克尼泽（Knize）男性运动用品商店和达达主义诗人特里斯坦·查拉的住宅。前者于20世纪50年代被完全改造，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后者。查拉住宅位于巴黎的蒙马特区，它既是路斯也是达达主义的一次实践（文后第34页）。但此时已远非查拉表达宣言的时期，他只想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他选择路斯只是希望他为自己设计一个舒适的住宅。

1930年，路斯和一大批欧洲知识分子一起庆祝了他的60岁生日。当时，路斯的名声已经享誉欧洲，巴黎、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许多出版物都刊登文章表达对他的敬意。然而此时，他已快接近了生命的终点。1933年8月23日，路斯因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疗养院。25年后，也就是1958年，维也纳政府为路斯树立了一块墓碑。它依照路斯于1931年为自己墓碑设

计的草图而建造，以此向他为人类建筑学所作的贡献致敬（文后第 116 页）。

装饰真是罪恶？

《装饰与罪恶》的产生及被误读

路斯在世时只出版过两本文集：《言入空谷：1897—1900 年间的文章》（*Ins leere gesprochen, 1897-1900*）（文后第 6 页）和《尽管如此：1900-1930 年间的文章》（*Trotzdem, 1900-1930*）（图 2）。第一本文集收录了路斯为 1898 年维也纳博览会所写文章和同时期其他的一些评论。然而，该书直到 1921 年才在巴黎出版。路斯在前言中提到：“在 1920 年，没有一家德文的出版社敢出版该书。这或许是过去数百年中唯一一本用德文写成，但却首先在法国出版的书。”该书的第二版于 1932 年由因斯布鲁克的勃伦纳（Brenner）出版社出版。第二版重新调整了文章的顺序并增加了路斯在 1898 年发表的文章《波坦金城》。该文集中的著名文章除了新增的那篇，还有《饰面原则》和《一个可怜小富人的故事》。路斯的第二本文集于 1931 年也由勃伦纳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发行了第二版。这本文集里有路斯著名的两篇文章《装饰与罪恶》和《建筑学》。

路斯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了报纸和期刊专栏而写，因此两本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并不能构成系统的建筑理论。路斯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写作，文风近乎口语。而且第一本文集中的评论是路斯刚从美国回欧洲时所写（与路斯晚期成熟的观念相比显得激进），因此按顺序阅读文集中文章时常常会有断裂和前后矛盾的感觉。此外，由于前面提到的出版原因，路斯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发表。如果说文章的风格和编排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那么出版的问题则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路斯思想误读和片面理解。路斯当时之所以为两本文集命名为《言入空谷》和《尽管如此》，就是为了表达他对被忽视、误解以及攻击的某种无奈和不屈服的坚持以及反抗。路斯的文章尽管观点尖锐、激烈且矛盾，但它们却充满文采，抓住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具体再看《装饰与罪恶》一文。1910 年 1 月 22 日，路斯在维也纳文学与音乐学院（*Akademischer Verband für Literatur und Musik*）以装饰和罪恶为主题做了约半小时的演讲。1913 年，他又在维也纳和哥本哈根重复了这个报告（图 3）。同年 6 月，这些演讲内容以“装饰与罪恶”为题目被译成法文文章发表在《今日之书》（*Les Cahiers d'aujourd'hui*）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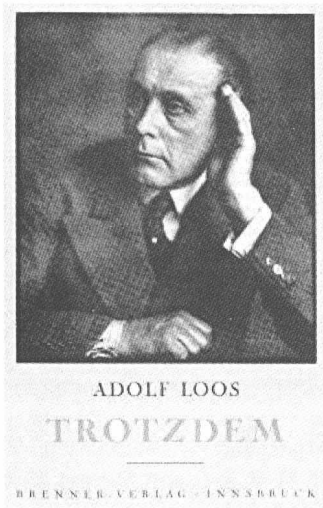


图 2 1931 年版《尽管如此》封面
资料来源：Janet Stewart, *Fashioning Vienna*.



图3 路斯于1913年做《装饰与罪恶》报告的海报
资料来源: Janet Stewart, *Fashioning Vienna*.

在1920年11月,勒·柯布西耶将该文的法文版重新发表在《新精神》(L'Esprit Nouveau)的创刊号上。因此,该文虽然是路斯于1908年以德文写成,但直到1929年,在被重版很多次后才有了德文版。^①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在维也纳之外,由于其脱离了产生的语境和极其煽动性的标题,该文的最初含义才被曲解了。路斯只是在文章中探讨去除功能性物品的装饰。而在巴黎,该文被当作纯粹主义的宣言来倡导去除建筑中的所有装饰。这是一个符号化的理解,即认为装饰总体上等同于罪恶。路斯本身也对这种说法感到震惊。他在1924年的文章《装饰与教育》中指出:

我在26年前确信,人类的进步将会导致功能性物品中装饰的消失。这是一条不可避免且充满逻辑的道路。……然而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纯粹主义者竟然将此推演到荒谬的境地,他们试图系统全面地去掉所有装饰。事实上,只有时间的长河才能洗去不能再生的装饰。^②

可见,在现代主义宣言中,《装饰与罪恶》明显是被曲解和误读了。

装饰理论的来源

讨论路斯对装饰看法还应了解他理论产生的历史渊源。路斯早年有两段经历对他的建筑观念形成影响重大。第一段是在德国德雷斯顿高技术学校的学习。于1834-1848年在此处任教的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的装饰理论对路斯影响深远。森佩尔认为建筑的材料、装饰和功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他通过对人体装饰、自然物的研究来探讨装饰、形式与功能的规律以及审美情趣背后的原因。然而他认为应该向自然学习的是深层的原理,而非对自然中已有形式的表面模仿(图4)。路斯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森佩尔的理论,提倡去除功能性物品的表面装饰,但赞同运用“饰面原则”(the principle of cladding)进行功能性的深层装饰。

^① 关于《装饰与罪恶》的出版经历参见 Panayotis Tournikiotis. Adolf Loos [M].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4. p.23.; Le Corbusier. The Decorative Art of Toda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James I. Dunnett [M]. 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1987. p.viii.; 以及肯尼斯·弗兰姆普顿.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M]. 张钦楠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4. 第96页。

^② Adolf Loos. Ornament and Education (1924). In: Adolf Loos. Ornament and Crime: Selected Essays, translated by Michael Mitchell [M]. Ariadne Press, 1998. p.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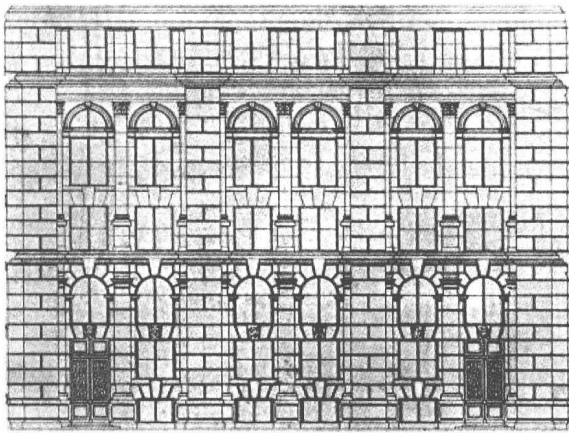


图4 森佩尔设计的建筑立面，维也纳
资料来源：Panayotis Tournikiotis, *Adolf Lo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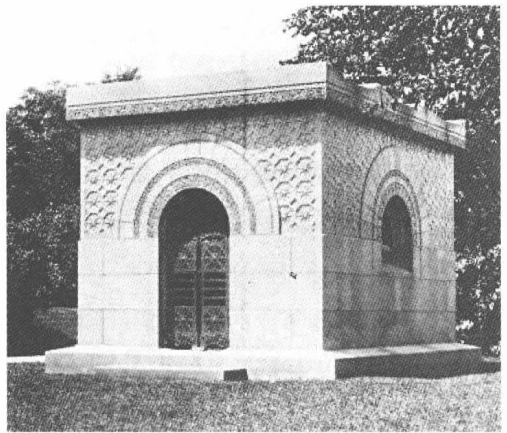


图5 沙利文设计的盖蒂墓，格蕾斯兰公墓，芝加哥，1890年
资料来源：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第二段对路斯影响重大的经历是他在美国的四年游学。当时的美国正处在建筑思想的激烈变革中，芝加哥学派和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等成为当时的先锋派。沙利文在1892年写过一篇论文《建筑中的装饰》来讨论装饰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装饰是精神上的奢侈品，而非必需品。没有装饰的建筑具有很好的表现力，然而人们心中潜在的浪漫主义又需要装饰，所以必须辨证地面对装饰问题。而解决的关键是找到装饰和本体间的和谐以及相互促进关系，让建筑体现出两重的表现力（图5）。沙利文的装饰观念和森佩尔不无相似之处，再加上美国当时强调节约的功利主义美学和古典复兴式建筑的一度兴盛，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路斯装饰观念的基础。这也解释了路斯既为了经济性而去除功能性物品的装饰，而在室内设计中又不完全排除装饰，甚至推崇古典主义装饰法则。然而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先锋只是更多地强调前一层目标，而忽略了对后一层的认识。

对分离派的批判

从字面上看，《装饰与罪恶》一文大量讨论了去除功能性物品的装饰能够节约劳动，增加财富并促进现代文化发展。那么除了这些人们通常所了解的表面内容，路斯在这篇文章中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深层思想呢？我们首先从宽泛的文化角度来解读。路斯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人内心与外形的平衡，只有它才能保证合理的思想和行动”。^①路斯认为人类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文化，文化在各个时期不间断地连续发展。而到了19世纪后半段，建筑师和现代都市居民都决定抛弃文化而生活，即脱离他们的时代精神，逃避到过去或者未来。总之，不是之前就是之后，反正不是现在。路斯指责他的同代人通过在家具、

^① Adolf Loos. *Architecture* (1910). In: Yehuda Safran and Wilfried Wang (editor). *The Architecture of Adolf Loos: An Arts Council exhibition* [M]. 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1985. p.104.

建筑和服装上使用装饰来掩盖他们文化和社会状况的平庸；指责他们不仅误传古代的原则，而且伪装他们的身体，用“借来”的装饰贴在事物表面——为了将他们的文化沙漠伪装成繁荣的国度。然而如何面对虚假的文化而追求“真实”，路斯认为：“**我发现下面这个事实并愿公之于众：文化的进化即等同于在日常生活物品中去除装饰。**”^①这句话在《装饰与罪恶》一文中是惟一的斜体，它限定了文章目的是要去除功能性物品的装饰，并作为反对分离派的宣言。

在建筑层面，路斯通过这篇文章主要批判了分离派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路斯认为古代建筑大师的房子能满足所有人；而他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只能满足业主和他自己。后者将各种文化的碎片收集起来，塞进博物馆，按照表面装饰的需要分类，并以学习所谓风格为乐。在用尽了古代的装饰后，分离派建筑师试图发明一些新的形式（文后第104页）。而在路斯眼里，分离派表面、肤浅的装饰风格正体现了文化的缺失：

如今他们确信已经找到了20世纪的新风格。但这却不是20世纪的风格。许多事实表明20世纪的风格应该具有纯粹的形式。它们应该是真实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产物。^②



图6 路斯所反对的分离派艺术家凡·德·费尔德设计的服装，1898年左右
资料来源：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由于其独特的兴趣，路斯还从服装的角度讨论了装饰和文化的关系（图6）。路斯认为服装应该是一个中性的表皮——它既不是完全的、人工个性的符号，也不是完全虚伪的装饰。一套衣服应该是有启示性的体现；它应该通过其严谨、简洁来体现一个人的真实性和纯粹性。在路斯看来，英国式的服装最适合现代都市人穿着。由于已经达到一种都市的禁欲主义，现代人不必需要装饰。

不难看出，路斯对分离派的文化批判充满了伦理意味。他认为时代混乱的装饰和建筑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看来，功能性的物件都不需要装饰。他反对所有的“风格”，甚至是风格的观念。在路斯看来，分离派甚至不如模仿古代样式更能适应现代社会。

① Adolf Loos. Ornament and Crime (1908). In: Yehuda Safran and Wilfried Wang (editor). The Architecture of Adolf Loos: An Arts Council exhibition [M]. 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1985. p.100.

② Adolf Loos. Architecture (1910). In: Yehuda Safran and Wilfried Wang (editor). The Architecture of Adolf Loos: An Arts Council exhibition [M]. 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1985. p.106.